

霜玄雪絳



卧陈 生墨 著评点

全本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新派武侠精品评点丛书

绛雪玄霜

卧龙生 著

陈墨 评点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23 - 1997 - 020 号

主 编: 宁宗一
程志方
责任编辑: 赵丁丁
封面设计: 敏 子
出版策划: 张 维
出版监制: 张晓岚

新派武侠精品评点丛书
中国武侠小说学会推荐

绛雪玄霜
卧龙生 著
陈墨 评点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编: 650011)

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印装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50.625 印张 1100 千字
1997 年 10 月第一版 199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5000

ISBN 7 - 222 - 02007 - 1/I·556 定价: 74.00 元(全四册)

【回前评】石三公与耿震突然转为积极，天星道长自觉对张雁有一份保护之责，即不算张雁一票，此刻的比数是倒三比二，大愚与曹燕飞想回少林，也回不去了。更何况此时离少林已远，且他们对宝物固然无贪，但对青云道长的安回仍是关心。所以，六人踏上追踪寻宝之路，那是可以肯定的了。

依照石三公与耿震的判断，这六人似是来到了泰山山区。泰山是大方邀集群豪聚会商议对付冥岳的地方，而冥岳亦恰恰在离泰山不远的地方。照那冥岳弟子对血池图的判断，以及她说对此图所指的熟悉，血池所在，至少是距冥岳不远。那是什么所在？方兆南、陈玄霜、青云道长，以及跟踪在后的张雁、大愚一行，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？



六条人影蜿蜒在崎岖的山道上。[※]

地形险峻。

张雁当先带路，走走停停，每到一处转弯的所在，定要停下身来仔细的查看很久。但这等深山大泽之中，高峰插天，连连不绝，深谷千丈，目力难及。张雁虽然步步小心，仍然白费了两个时辰，找不出师父留下的指标。

好在这时候群豪都变得十分耐心，无人再催逼于他，老而性急的石三公，此刻却变得十分柔和，不时低声对张雁说

人心微妙。

道：“你慢慢地找吧，不用心急，反正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事。”※

张雁心中的紧张，因群豪的耐心，松减了不少，又转了一个时辰左右，果然被他找到了师父留下的路标。但他仔细看了那留下的暗记之后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路标难解。

原来这次留下的暗记十分简单，除了标向指入一道千丈深谷之外，别无一句指示之言，想是青云道长留下这暗记之时，行动十分匆忙。※

天星道长看他忽然凝神而立，发起呆来，心中甚感奇怪，忍不住低声说道：“张贤侄，可是发现了什么难题吗？”

张雁道：“老前辈猜得不错。晚辈发现恩师留下的路标指向这条深谷之中，不知有何用意？”

石三公探头一望，只见立壁峻峭，悬崖千寻，这是条形势异常险恶的深谷，隐隐可见谷底嶙峋耸立的怪石。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令师留下的路标不会错吗？”

张雁道：“晚辈已查看再三，路标指向，正入深谷，绝错不了。”

勇往直前？

石三公道：“既是路标指向不错，咱们就下谷去吧！”※

他忽然变得异常豪迈合作起来，相度一下悬崖的形势，竟然领先一跃而下，遇到无处落足的峭壁，就施展壁虎功游墙而下。

紧接着童叟耿震、曹燕飞依序而下。

天星道长沉声说道：“张贤侄，你自忖轻功能否下得这千丈峭壁呢？”

张雁道：“晚辈勉强可以行得。”

天星仔细。

※天星道长伸手解下腰间一条鹅黄丝带，说道：“那很好。你抓住这条丝带，咱们一起游下去吧！万一收势不住，贫道也好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张雁道：“多谢老前辈的关怀。”

说完，也不谦逊，抓住丝带，向峭壁下面游去。

大愚禅师走在最后。

*张雁功力毕竟难和这班上一代高人相比，将到谷底之时，气力已经用尽，收不住下沉之势，直向谷底摔了下去，天星道长一提未起，连自己也被带了下去。

不能过于平静。

石三公似是早已预料到必有此着，早已蓄势相待，一见张雁遥跌而下，立时纵身而起，悬空出手，一托张雁的身子，生生把张雁接住。

天星道长武功超凡，眼看张雁已被石三公接住，心中再无顾忌，一松手中丝带，右手疾向悬崖上拍了一掌，借势提气，横飞而起，一式“大鹏舒翼”，道袍飘风声中落着实地。

石三公接着张雁之后，斜向一侧跃去，距实地还有七八尺左右时，突然发出一掌，借掌劲回弹之力，一阻急落之势，和张雁同时落站实地之上。

这时，大愚禅师也已游落谷底。

张雁心中虽对石三公不满，但人家出手相助，自是不能不道谢一番，当下抱拳道：“多谢老前辈援救之恩。”

石三公道：“不用啦。你查看一下，这道山谷之中，可有令师的指向路标吗？”

张雁道：“晚辈这就查看。”闭目调息片刻，开始在谷中搜查起来。

大愚禅师抬头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势，道：“好一处险恶的所在。”

*石三公答非所问地接道：“耿兄，咱们带的干粮还可食用几日？其名血池，自然是一个险恶无比的所在，在那里，只怕难以找到食用之物。”

良苦用心。

他念念不忘血池，处处提出，希望引起群豪谈论血池的

兴趣。

曹燕飞秋波一转，溜了石三公一眼，道：“如若这世上当真有血池其地，罗玄藏宝之事，想来亦非捏造的了？”

石三公道：“自然不是捏造的了，应该是千真万确才对。”

曹燕飞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本座忧虑一事，既非被强敌所困，亦非是血池之险。”

天星道长笑道：“道友语含玄机，一时间倒是让贫道思解不透。”

曹燕飞道：“道兄言重了。以道兄的聪明，自无不解其中含意之理……”

曹姑前瞻，
伏上一笔。

“她微一停顿之后，说道：“但道兄既不愿说，索性由本座说出来吧。本座忧虑的倒是咱们进入血池之后，极顺利地找到了罗玄的藏宝。”

石三公笑道：“这倒是奇闻。老夫只怕此行扑空，落个败兴而返，你倒心忧寻得藏宝，满载而归。哈哈，老夫和耿兄当真是老迈了，难解你们这一代的心中奇想。”

夺宝让人心
悬。

“曹燕飞冷然一笑，道：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咱们这群人为数虽然不多，但每一人都代表着武林中一大门派，一旦寻得罗玄藏宝，必要引起分宝之争，那时，恐怕要形成自相残杀之局。”

天星道长道：“曹道友预言不错，此事必得早些作一番安排，免得临时引起争执……”

只听张雁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诸位老前辈快请过来。”

石三公当先站起，放腿直奔过去。

耿震、曹燕飞、天星道长、大愚禅师齐齐起身，赶了过去。

只见张雁蹲在一座大岩石下，望着一个高可及人的山洞

出神。

石三公急急问道：“孩子，怎么样了？可是找到了令师的指向路标吗？”

※张雁指着那山洞说道：“家师留下的路标，指向这洞口之中，因而使晚辈犹豫不决。”

石三公凝目向那洞中望去，但见黑暗如漆，目力只能及两三丈远，暗里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如若令师的路标指向不错，咱们就进入瞧瞧吧！”

耿震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兄弟极赞同石兄之见。”

天星道长道：“百里行程过九十，既到了此地，岂能畏难而退？”

张雁道：“诸位老前辈既然都有冒险之心，晚辈替诸位带路就是。”

天星道长一把抓住张雁，说道：“贤侄不可涉险，还是让贫道走在前面的好。”

石三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不如由老夫走前面吧！”突然放步而行，抢先进入了山洞之中。群豪急起相随而入。

这是条幽暗的山路，地势崎岖不平，走不过两丈，立时向左面转去，而且愈走愈是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石三公晃燃了一只火摺子，查看四壁一眼，说道：“此洞多年不见人迹，四周都生满了绿苔。”

※一股阴寒的冷风迎面吹袭过来，火摺子一晃闪熄，石洞中陡然又恢复了原有的黑暗。

曹燕飞道：“好冷的风！本座预测这洞中定然有千年未化的积冰。”

天星道长笑道：“贫道久居昆仑绝顶，对于冰穴雪谷中吹出的寒意，经验甚多。这阵风势虽然阴冷，但就贫道感受而言，绝非经由冰雪中吹出。”

绝谷幽洞，
神秘莫测。

惊风。

铺垫。

说话之间，又是一股阴寒之气迎面袭来。*

这一股寒风不但阴冷至极，而且挟带着一股腥臭之气，迫得几人不得不运气抵御阴寒。

童叟耿震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不对，这洞穴之中只怕有蛇。”

曹燕飞一翻腕拔出背上长剑，道：“不错，这等人迹罕至千年洞穴，定然隐有毒物。洞道狭小，闪避不易，咱们要小心一些。”

石三公突然回头望着张雁问道：“令师的路标指向没有错处吗？”

张雁道：“晚辈看得极是清楚，绝错不了。”

石三公道：“好！你要是看错了，咱们都别想活就是……”突然加快行速，大步而行。

这一道幽暗阴沉的洞穴，不知有多深多长，而且曲折盘转，十丈之内，定然要转换一个方向。

转折。

转过了四五个弯子之后，到了一处分岔的路口。*

石三公停下脚步，回顾了张雁一眼，道：“你瞧瞧令师在岔道上是否留有暗记。”

洞中幽暗，如处深夜，伸手难见五指，张雁不得不伏下身子，找寻师父留下的暗记路标。

环境与氛围。

就在他伏下身子的时候，隐隐听到了一阵沉重的步履之声。*

这声音似是一个巨人踏着笨重的步子，遥遥地走了过来，又像百丈的高峰上滚下来一块山石，在悬崖间的林木上。

他警觉地伏下身子，侧耳听去，果然那声音更加清晰一些。

石三公晃燃了火摺子，焦虑地问道：“找到了吗？”

张雁摇摇头，道：“洞穴中如此黑暗，目难见物，岂是

容易找到的？”

一阵奇腥直冲过来，触鼻欲呕。隆隆之声紧接着传入耳际。显然，有一个庞然大物正向几人停身之处走来。

天星道长低沉地喝道：“快些靠到壁间，闭住呼吸。”

石三公暗运内力，呼的一声，把手中的火摺子直投过去。一道火光闪动在黯暗的洞穴中，啪的一声撞击在石壁上，落地有声，熊熊地烧着。这种特制的火摺子虽经撞击，火焰仍然不熄。

两颗大大的明珠，在火光照射下闪动碧绿光芒。

天星道长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石三公站在最前面，看得也较为清楚，当下冷冷地说道：“是一双眼睛。”*

心理微妙。

曹燕飞讶然说道：“眼睛？这么大的一双怪目，定然是一只巨大的猛兽了。”

天星道长道：“猛兽倒不可怕，只怕是一条罕见的巨大毒蟒。”

久不开口的大愚禅师，突然接口说道：“道兄说得不错。只凭刚才咱们嗅到的腥臭之气，老衲即可断言这是一条巨大的蟒蛇。”

那一双碧绿的怪目，似是已发现了几人一般，头颅摇动，目光乱转，但那隐隐可闻的隆隆之声却突然停止下来。

曹燕飞奇道：“这如是一条巨蟒，怎的停在那里不动？”

石三公道：“想是吃了青云道长！”*

惧意。

张雁怒声接道：“家师的武功，岂会被一条巨蟒所伤？老前辈且莫要出口伤人。”

*石三公怒道：“你这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。”

生怨气。

天星道长道：“算啦算啦！此时此地，正该和衷共济，同渡难关，岂可小不忍而自相残杀呢？”

曹燕飞道：“不论是否找得出青云道兄的暗记，咱们呆在这里不动，或进或退总该决定才是。”

张雁突然抢前而行，朗朗说道：“石老前辈既怕先被大蟒吃掉，还是晚辈走前面吧！”

起怒火。

*石三公怒火大起，扬手一掌，疾向张雁背上拍击过去。

斜刺里剑光打闪，一道寒光横向石三公臂上削去，迫得他不得不收回掌势。耳际响起天星道长冷冷的声音，道：“石老前辈如若一掌把他打死，咱们还要不要带路之人？”

石三公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如不处处相护于他，谅他也不敢这等放肆。”

天星道长道：“贫道就事论事，绝无和石老前辈作对之心。”

两人说话之间，张雁已行出了十几步远。

又一转折。

张雁忽然大声叫道：“在这里了！”身子一转，突然隐失不见。*

群豪急急奔了过去，只见壁间一道突裂的隙缝，宽可及人，向里延伸而去。

曹燕飞高声问道：“张贤侄可是找到了令师留下的暗记吗？”

只听张雁遥遥应道：“家师一向谨慎，自然不会有错。”但闻声音愈来愈远，显然他的行速甚快。

石三公道：“哼！这小子想跑了。”说完，放腿直追上去。

几人一口气直追出了二三十丈，仍然不见张雁行踪。童叟耿震顿足骂道：“这小子果然溜了，待会儿找到他时，非得打断他一条腿不可。”

天星道长冷冷说道：“两位处处暴露出杀他之心，他自然保命要紧。”

*曹燕飞道：“既无分岔之道，咱们快追就是。”说话之间，脚步已然加快。

调和。

其实不用她说，几人都已自行加快了脚步。走了一阵，突然觉着炎热灼人，似是走近了一座巨大的火炉。

*石三公仍然当先而行，此刻突然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咱们走入火山中了。”

再铺垫。

天星道长身子一侧，抢在前面，道：“生死有命，纵然是火山也得跳下去了。”

穴洞中低沉的气压，显然已使这几个修为深厚、武功卓绝的当世高手，有些神志反常。*

把握准确。

童叟耿震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夫年登古稀，死亦无憾。”紧随天星道长身后而行。

狭小的夹道逐渐开阔起来，但那灼人难耐的炎热却是愈来愈厉害，隐隐可见两壁泛起一片暗红之色。

曹燕飞尖声笑道：“一点不错，咱们正向火中而行。”

忽听天星道长大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呼的一掌，劈了出去。

*曹燕飞纵身一跃，直飞过去。凝目望去，只见一个长发散披、全身黑衣的身材矮小之人，手中横着一柄长剑，挡在右面一个转弯的岔口处。

再生变。

左面又一片赤红，火浆熊熊，灼热渐渐逼来，别说是血肉之躯，就是铁打罗汉，再往前走，也要被那强烈的火浆溶化。

*但右面的岔口处，却吹出阵阵阴寒的冷风，寒热交冲，使那灼人的炎热消减了不少，如不是那阵由岔口处吹出的寒风，只怕几人早已被炎热灼伤。

似熟地。

这时，天星道长已和那长发散披、满脸污泥的瘦小黑衣人动上了手。双方剑招均极凌厉，几招攻拒相接，竟然是各擅其妙。

似熟人。

*一条隐隐可见的白索，缚住了那黑衣人的手腕和项颈，使他的活动受了极大的限制，剑招的奇奥也无法完全发挥出来。这使天星道长占了不少便宜。

双方激斗了十几个照面，仍然是一个不胜不败之局。

论剑势奇诡辛辣，那矮小的黑衣人似是比较天星道长尤胜一筹，只是他身受索缚，无法把握战机，天星道长只要退出一定的距离，那黑衣人就无法乘势追袭。

石三公冷哼一声说道：“想不到这地方竟然有武功如此高强之人。”

熟心理。

*天星道长只觉脸上一热，暗自忖道：“石三公分明有意讥笑于我。我堂堂一派宗师，竟然打不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，日后传言江湖之上，不但大伤昆仑派的威名，且将留人笑柄……”心念转动，杀机突生，手中长剑一紧，白光忽地大盛，寒芒飞绕，剑风似轮，排山倒海般，直向那黑衣矮瘦之人迫攻过去。

这一阵猛攻，威势果是强大无比，那黑衣瘦小之人登时被罩在一片剑光之下。

童叟耿震低声对石三公道：“石兄，张雁那小子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”

石三公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铺垫。

*耿震道：“此处只有两条路走，一条火浆熊熊，一条有人把守。张雁既不是铜铸罗汉，绝难通过那片火浆，唯一可行之路，就是这有人把守之路了。但这守望之人，既能和天星道长打个平分秋色，不分胜败，量那张雁绝非其敌，兄弟怀疑张雁那小子可能已然被此人杀死了。”

石三公道：“不错……”

忽听当的一声大震，那黑衣矮小之人，竟然和天星道长硬拚了一剑。

两柄百炼精钢相触，暴射出一片火星。

天星道长大喝一声道：“好剑法！想不到在这地下山腹之中，竟然遇上了贫道生平未遇的劲敌。”说话之间，挥手一剑，斜劈过去。

那黑衣瘦小之人举剑一封，竟然又硬接了天星道长一招，双剑相触，又是一声金铁大震，两人都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。

石三公回顾了大愚禅师一眼，说道：“这黑衣人看去甚是瘦小，但武功却是不弱，看情形天星道长在一时之间绝难胜得对方。*但目前咱们寸阴如金，不宜拖延。老朽之意不如曹掌门出手相助，早把此人斩毙剑下，不知老禅师意下如何？”

心机。

他说话声音甚高，似是有意让站在一侧的曹燕飞听到。

大愚禅师道：“这要看曹掌门的意见了。”

*曹燕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石老前辈，亏你想得出这等好主意，怎么自己不出手呢？”

不吃。

石三公笑道：“如若老朽出手，只怕要引起天星道长的不满。”

曹燕飞道：“你认为我出手，就受天星道兄的欢迎吗？”

石三公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。曹掌门究竟是女子，而且贵为一派掌门宗师身份，天星道兄心中纵有不愉快之处，也不致当面发作。”

曹燕飞道：“老前辈的主意不坏呀！竟然拿本座作你们的挡箭牌。”

石三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眼下情景四顾茫茫，身处险境，谁也无法预测出何时死亡。如若咱们再不能同舟共济，患难共扶，只怕连那九死一生的一分生机也将消失。”

曹燕飞转眼望去，只见天星道长又和那黑衣矮小之人打在一起，双剑交错，各出绝学，森森寒光，幻出漫天剑气千

延宕。

朵银花。

*这是一场罕见的恶战。

昆仑派号称江湖上四大剑派之一，天星道长又是昆仑派中当代第一名剑，竟然胜不了一个名不见经传之人。

童叟耿震叹口低声说道：“这等打法，不知要打到几时才能分出胜败？”

曹燕飞突然一翻右腕拔出长剑，欺身而上，直向那岔口处冲去。

那矮瘦之人虽然和天星道长动手，但他似是仍能兼顾到其余之人的举动，激斗之中，突然分出一剑，疾向曹燕飞刺了过去。

施巧。

*曹燕飞有心出手相助天星道长，但又怕激怒了这位昆仑派的掌门人，故意向那洞口冲去，引得那矮小之人先行出手，以使用作借口。

天星道长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曹道友……”

曹燕飞反手一剑，封开对方刺来的剑势，借势反击过去，唰唰唰连攻三剑。

她有备而出，三剑攻势威猛异常，剑锋袭指之处，都是对方的要害大穴。

在她想象之中，这三剑虽不能伤到对方，亦将把对方迫得措手不及，手忙脚乱，哪知事实竟然大出她的意料之外。不但未能把对方闹得手忙脚乱，反而被那矮小的黑衣人诡异的剑势从容化解开去。

替换，妙。

*天星道长为了保持一派掌门的宗师身份，在曹燕飞和对方动手时，立时抱剑而退，不肯以二攻一。

曹燕飞暗自吃了一惊，忖道：“无怪天星道长和他力搏良久，仍然是一个不胜不败的局面，此人剑势，果然有着惊人的造诣……”心里在想，手中剑势并未松懈，一剑紧过一剑，猛攻硬逼过去。

那黑衣矮小之人，似是有着无穷尽的内力，和天星道长经过了一番剧战，仍然有着极强的内力，不论曹燕飞攻势如何猛烈，他均能从容化解，硬接巧封，门户严紧无比。

曹燕飞连出绝学，一口气攻了十七剑，不但未能把对方迫落下风，而且招致来对方的凌厉反击。

*那黑衣人的剑势博杂异常，似是兼通了天下各门各派的剑法之长，忽而施出武当派的剑招，忽而施出昆仑绝学，有时竟然会用出点苍一派的剑招。但因他剑势变化迅快，而且剑路来的混杂庞博，虽然用点苍一门的剑招，曹燕飞竟然也无法捕捉住他的破绽。

呼之欲出。

激斗了二十余合，曹燕飞的胜算愈来愈少，心中的怀疑却是愈来愈大，陡然攻出两剑，迫得对方剑势一缓，疾退三步。横剑当胸，冷然喝道：“住手！我有话问你。”

那黑衣人果然停手不攻，横剑而立。

*曹燕飞道：“你的剑法，是我生平所遇最为庞杂混乱的剑法，忽东忽西，毫无章法。”

套话。

那黑衣人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。

曹燕飞道：“你是哪一门派中的人物？”

黑衣人仍然默然不言。

曹燕飞怒道：“你耳朵聋了吗？”

黑衣人一双圆大的眼睛眨了两下，暴射出忿怒的光芒，显然，他对曹燕飞骂他之言大为不满，但却仍然默不作声。

曹燕飞回顾了天星道长一眼，道：“目下时机不宜拖延，此人的武功庞杂异常，太难对付，咱们不如联手出战，先把他除去再说。”

她和那黑衣人动手数招之后，已知遇上了劲敌，单凭自身之力，绝难胜过对方。

天星道长摇摇头道：“这样不太好吧！”

联手，再换。

*石三公高声说道：“此时此地生死难卜，大可不必再顾到什么身份。老夫愿助你一臂之力。”说完话扬手发出一拳，一股激荡的暗劲，挟带着呼啸之声，直向那黑衣人撞了过去。

但见那黑衣人目光一转，冷冷的瞥了石三公一眼，左腕扬挥，拍出一掌，一股掌风应手而出。

两股激荡的暗劲相撞一起，涡旋成风，吹拂起几人衣袂。

那黑衣人被震得向后退了两步，但那强大的反弹之力，竟然使石三公心胸为之一震。

表面上看去，石三公拳风威猛，几乎使对方招架不住，但石三公本人却是心中有数，暗自震惊不已。

小子？

*他忖道：“这小子好雄浑的内力，单是我一人和他相搏，只怕难以讨好……”忖思之间，忽然那黑衣人扬手一指，隔空点来。

斗法又变。

石三公左袖一拂，右手一拳，迎着那点来指风劈去。*

双方仍有着七八尺的距离，发掌出拳，全凭内力凝聚的暗劲伤人。

拳劲指力相互一触，石三公立时觉出不对，只觉那点过来的一缕指风锐犀异常，直似一把椎尖裂破拳劲直刺而出，心头大为震动，左脚用力一旋，身子突然地转闪开去，避开了正面。

一缕暗劲掠身而过。

石三公暗道一声：“好险。”借势欺进两步，扬手一拳，迎胸捣去。

黑衣人手中长剑一闪，斜斜由下面翻了上来，横削右腕。

石三公旋身移步，避开一剑，双拳连环挥击出手，拳风呼呼，威势惊人。那黑衣人挥剑反击，打在一起。